

左傳輯釋

十

123.65

Y611A

金

國會
29. 7. 22
圖書館

337703

左傳輯釋卷十四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名午成公子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公年四歲正義九年

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黶

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夏晉

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

于郟郟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

郟以待晉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阮元云石經以下皆作壬

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陸氏穀梁音義壬音而林反顏氏匡謬正俗作王夫以壬為後儒所改非也

也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邾子來

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晉侯使荀

營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

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

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

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

書繫之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

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

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

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

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阮元云河東有垣縣無東垣縣周禮注說文及此杜

注皆衍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

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公大子夏五月晉韓厥荀偃

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荀偃不書非元帥敗其

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

入潁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齊魯曹

邾杞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

獻子自郟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衡案傳例將

此傳云晉師自鄭以郟之師正將卑師衆之例傳

雖非經比然晉亦稱師不言將帥之名則其為微

者可知矣蓋此役卿不往各遣偏師以助晉而晉

又無勝敗足言故經不書耳非以獻子先歸也

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韓厥援秋楚子辛救

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

取大丘譙國鄆縣東北有大丘城迂迴疑九月邾

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

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衡案周禮大行

聘禮疏引亦作朝焉作焉似長大國聘焉大字

小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

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

宋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

伯論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

月經誤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敘

衛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諡也三月而葬

速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衡案豹至此

於經說詳於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以偪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

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

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正義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

耳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諡法

亂而不損曰靈言諡應其行夏齊姜薨初穆姜使

擇美楨楨梓之屬曰正義釋水云槐小葉曰楨郭璞曰槐當為楸楸細葉者為楨又

云大而散楸小而散楨樊光云大老也散楸皮也

皮老而蠹散者為楸少也少而蠹散者為楨

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

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

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

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

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季

孫於是為不哲矣言逆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

適母故曰君之妣中井積德云姜氏指穆姜襄公

母也此引單指祖母亦謂祖母之不可不敬耳季

孫之罪在虧祖母是為不敬矣若於齊姜未見不

敬之意衡案君子至哲矣論季孫失事穆姜之禮

以下論失事齊姜之禮故以且字起之引詩者言

凡烝界祖妣以洽百禮今奪姑材以為婦棺

是陷齊姜於非禮非以洽百禮也祖妣互文祖謂

祖考妣謂母高祖父母以下總括在中禘禘則并

詩可以證不敬生祖母之罪乎古人雖不拘必無此事矣履軒師心自用其武斷妄論往往如是甚焉至詆左傳為憤憤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今皆舍而不論焉

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

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

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徧之為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

邑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

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

他人蓋在己釋文非異人任絕句一讀至人字絕

自任之以報德耳任字與上文息肩相應言楚恩至大非我任之而誰其非楚子任患之謂衡案此

二句承上起下為鄭伯自任則文意乃汎且若傳說不補報德楚恩等字不通楚子任鄭患鄭息肩

於晉任與息肩相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應益切杜注是也

言盟誓之言釋文棄力服本作棄功城琳云當從服本

力亦功也但功多指事上者而言之力免寡人唯兼指撫下者而言之此當以作力為正

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為政為政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晉

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陸繁云官

左傳輯釋

卷一百一

五

337703

命猶言公命，謂成公之命未改耳。凡云官者，皆謂國家。後傳云：無失官命。又云：官之師旅，其義並同。衡案：杜亦以官命為公命矣。成公既卒，則其命不復可改矣。但子駟云：未改，則有可改之時。蓋指嗣君免喪之後，視機處事而言之。故杜云：嗣君未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衡案：故，猶事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郟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郟。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衡案：郟之會，晉唯韓子之言告。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營將復於寡君。

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營能用善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愛小國之賂，以備子重子辛。備奪其權勢。衡案：備者奪之漸也。故杜云：備奪非以備為奪也。或以此駁杜，亦喜排舊說。

說之
弊耳、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至
戊、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
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
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
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衡案、鄭新服、故曰同盟、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
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
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
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
十三日、經誤、衡案、此盟雞澤之、餘事故經、秋、公至自
會、無傳、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
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阜夷也、

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顧炎武云、疑即丹陽縣之、
遠、馬宗彥云、劉昭吳郡補注云、丹陽縣之、
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山謙之、丹陽記曰、丹陽縣、
東八十里、有橫山、連互數十里、或云、楚子重、
至於衡山、是也、顧亭林疑衡山在丹陽、誠是、使鄧

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

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正義賈逵云、組甲以組

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

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甲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

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被練以練

為甲裏、惠棟云、謹案禮說稱賈氏義為長、少儀曰、

國家縻敝、則甲不組、滕、逸周書曰、羊不登、甲不

滕、孔晁曰、縷繩甲、不以組、蓋組甲之工、靡于被練

故、凶歲不組、滕所以節財也、考工函人云、凡察革

之道、眠其鑽空、欲其窻也、空窻則堅、竅滿則固、帛

粗、故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邪

之、故法為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即練是

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如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為

固、以滿竅也、今滿竅矣、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

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高誘曰、組甲以組

連甲、賈氏之說、蓋本於此、衡案、帛粗、滿竅之餘、被

于札上、故謂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

之被練歟、

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

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

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正

楚人以君子之言、咎責子重、不得為後世君子、故云、當時君子、楚人、以是咎子重、

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患、故成心疾、公如晉、

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

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

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

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

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為

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
 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
 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
 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
 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郟外與
 士句盟郟水名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
 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
 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
 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

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陸祭云三十

尹之偏注云偏佐也此羊舌職為商書曰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

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

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

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

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
 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晉侯
 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
 之。匹敵之宜，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
 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
 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
 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
 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
 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

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
 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韋昭云：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惠棟云：晉
 語：韓獻子為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
 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夫軍事無犯，犯而不
 隱，義也。」韋說頗勝於杜，衡案此句，魏絳自陳已所
 宜守之職，犯法也，下文云：「臣敢不敬。」又云：「執事
 不敬，皆覆說此句敬字，可見此句魏絳自謂杜注
 是也。」事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
 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

犯不武不敬之罪。衡案：揚干亂行，是不順，不順則
 干是懼死犯法，懼死犯法則不敬，執事不敬，魏絳
 自謂也，無所逃罪者，言死及揚干，則已罪益重，無
 所逃避，故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

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傳遜云絳方自裁以司寇主刑

故以為詞耳杜說鑿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

討軍禮也寡人有策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

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

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

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

禮食韋昭云禮食公食大夫之禮衡案與及也言從役反之後晉侯以公食大夫之禮食魏絳

故云與之禮食韋說是也杜謂反役即行此事故云羣臣旅會又讀與為施與故云特為設禮食既失禮意又乖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候

事情皆非也

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

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

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

三月無己酉日誤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

嬖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嬖杞姓葬陳成公無傳八月

辛亥葬我小君定嬖無傳定諡也赴同耐姑反哭成

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

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銅陽縣南韓

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

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

楚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

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

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

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為下陳圍頓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

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

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

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

三夏曲正義劉炫云杜為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

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即文

王是其一犬明綿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

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

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為肆夏之

別名也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陸粲云劉

說是也鄭玄於周禮注引呂叔玉說三夏者肆夏

是一繁遏是二渠是三此雖未見所據要為近之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

之首文王大明縣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行人

通使之官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

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

弗敢與聞元侯牧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

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

故諸侯會同以相樂王念孫云臣上亦當有使字

故曰使臣弗敢與聞又曰使臣不敢及若云臣不

敢及則上下異文矣下文云君所以勞使臣又云

君教使臣使字皆不可省也鄉飲酒禮疏引此無

使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刪之案正義云諸侯來

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遺臣即使臣

則傳文本作使臣不敢及明矣魯語云夫先樂金

奏肆夏繫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

明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

彼文總說六詩而曰皆非使臣之所敢聞則此亦

當云使臣不敢及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使字而各

本皆沿其誤小大雅譜正義及大平御覽

禮儀部二十一引此並作使臣不敢及

鹿鳴君

所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

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

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

拜詩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

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

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信奉使能

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己

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

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臣聞**

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道衛案善解詩周字魯語

忠信為周忠信即善也

訪問於善，訪問於善人也。故下親禮事，難上皆無於字，而此獨有焉。杜不知穆叔以周為善，據國語解周為忠信，遂以咨親為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為善為善道，失之。

度問禮宜，咨事為諏，問政事。咨難為謀，問患難。臣

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為諮，詢度諏謀。秋，定妣薨。

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妣水賤，

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

謂季文子，匠慶魯大匠，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

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

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

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為己樹六櫬於蒲圃東門之

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櫬，欲自為櫬。匠慶請水

為定妣作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陸榮云：真

孫意，在少抑妾母，不使盡同小君。其曰略者，猶言

從簡而已。匠慶不悟其指，乃略取蒲圃之櫬，而季

比，豈季孫之賢，而肯為掠奪之事乎？今案釋例，亦

云：略者，議從略賤，彼與此注不同。衡案：真云略，猶

言從簡是也。其言匠慶不悟其指，乃略取蒲圃之

櫬，則失之。季孫只言宜從簡略，不與櫬木，使匠慶

自擇之。匠慶以季孫命己擇之，欲得良材，故不伐

他木，而用其水。季孫自知其過，故不禁焉。至以匠

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左傳輯釋

卷十四

十三

行無禮也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

公請屬鄆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顯史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鄆

今琅邪鄆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

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鄆

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夕

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共也寡君是

以願借助焉借鄆以自助晉侯許之為明年叔孫

豹鄆世子巫如晉傳楚人使頃聞陳而侵伐之故

陳人圍頓間伺間缺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

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

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我而楚伐

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

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

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

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

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

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

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

恃其射也、羿善射、正義賈逵去、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嘗賜羿弓矢、使司

射、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

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譬時有羿、堯時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

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衡案、羿名善射、故好事者因初彈日之說、其實羿只一人、當以此傳為正

說、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

熊髡、尨圍、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

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

其君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正義伯明君此寒國

之時、而棄不收采也、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

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

之以游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

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

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

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

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陸繁云、真德秀曰、傳云、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

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篡賊者哉、顧

炎武云、此文未見靡之事、羿蓋夏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然寒

浞先殺羿、而後滅相、則亦未為謬也、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相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伯靡出

奔鬲、杜氏以為夏遺臣、事羿者非也、衡案、魏絳意在羊、言夏遺臣是也、言事羿者非也、衡案、魏絳意在

諷管侯好田故詳於弄而略於相靡奔有鬲氏蓋
在滅斟灌斟尋之前而泥因弄室至處豷于戈事
相連屬不可中斷故插此句於窮門下以便於下
言靡事於交不得不然非謂弄死靡即奔也三家
所見皆是而不知求之
文未免隔靴搔痒焉爾

泥因弄室就其妃妾生澆

及豷釋文豷許器反惠棟云澆說交引作敖論語
作稟尚書云無若丹朱傲劉向引作敖管子
云若敖之在澆說交引書作稟讀若傲論語稟蕩
舟翻姓是敖與稟通今傳作澆者敖澆音相近師
讀各異

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

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
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
有斟亭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

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氏收二國

之熯熯遺民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泥因弄室故不改有窮之號

顧炎武云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
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衡案處澆於過故
哀元年稱有過澆泥處窮未必以澆處過改稱有
過矣泥性詐偽因弄室不改弄號皆所以收弄臣
之心也泥不好田而傳亦詳序之者泥不德於民
使澆滅斟灌斟尋靡因收二國之熯以滅泥時晉
侯欲伐我故因弄事以及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
泥規用師不可不慎耳

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

官各為箴辭戒王過
馬宗璉云劉向別錄云辛甲
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

周文王以為公
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

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

九州之道。衡案：經猶大也。州開一大道，以總衆道。猶經川總衆水，故曰經啓九道。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

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

國恤，而思其麇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

正義：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陸祭云：重讀輕重之重，謂重其事。衡案：陸說即服義。晉侯

欲戰而不欲和，是專重武。杜謂武專指田而言，故訓重為數，非。用不恢于夏家，羿

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

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

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衡案：魏絳

以戎為禽獸，故引夏訓及虞箴以論其可與和而不可與戰，因以諷游田不可盤。古人之言，表裏俱到。如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

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正義：服虔云：荐，草也。

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按：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陸祭云：漢書終軍傳：北胡隨畜薦居。蘇林云：薦草也。衡案：荐薦同。陸又引顏注：荐屢也。非。土可賈焉，一也。

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我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鑿于后羿而用德

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

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

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侵邾敗於狐

駘臧紇武仲也郕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番

縣東南有目台山正義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

禮記作臺駘淮南墜形曰沂出臺駘術篆文臺壺

字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杜氏以為即番

縣之目台山案目台即淮南墜形訓曰駘山淄水所出

杜說非也馬宗璉云淮南墜形訓曰駘山淄水所出

台術高誘注臺台術皆山名水經泗水出魯卞縣

北山璉案酈元注姑蔑城在下縣南是魯卞縣為

邾魯接壤之地臧孫與邾戰敗於狐駘為目台山

即魯卞縣北山也惠定宇援淮南淄出目駘證狐

駘為淄水所出之山案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

原山東北過臨淄縣東非邾魯接壤境惠說不如杜

注之確衡案正義云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

之藩言魯國南藩也邾在魯東南與番縣接壤縣

東南又有目台山台駘聲同故杜疑其為狐駘狐

駘檀弓作臺駘故惠馬引淮南墜形訓以為即臺

駘駘術惠又云篆文臺壺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

狐駘是以傳作狐駘為誤矣馬則據水經注以姑

蔑為邾地云姑蔑在下縣南目台山卞縣北山是

為邾魯接壤之地今案傳作狐駘正字也戴記原

本蓋作壺駘同音假借字後以形似訛為臺字耳

於是乎始鬻髮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

凶服鬻髮而已正義鬻髮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

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

以為纒而紒檀弓曰魯婦人之鬻髮而帛也自敗於

始鬻髮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鬻髮而相帛知於是

說乃注檀弓記魯婦人之鬢而弔旬鬢之正訓也
 將斬衰者以麻將齊衰者以布成服而布總簪笄
 皆所加于鬢之上者鬢非無服鬢之名則不以服
 而得故亦謂之露紒至國人迎喪控惚之際或不
 能盡備布麻而空露其紒亦事勢之所有者若相
 弔本不宜鬢也况以麻以布乎故但云去纒而紒
 爲此之失禮猶小耳夫豈不知鬢之上本有服哉
 儀禮喪服注云鬢露紒也用麻自頂而前交於額
 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此康成麻鬢之制也衡案
 鬢杜從先鄭當以後鄭說爲正禮始遭喪男子袒
 括髮婦人鬢則魯婦人之鬢不自敗於臺駘始矣
 而傳云於是乎始鬢是此鬢有異常故正義引檀
 弓爲始用鬢相弔是也凡始云者後以爲常也杜
 云不能備凶服鬢而已然則敗於狐臺之後魯婦
 人唯鬢以終喪不復制喪服也豈其然乎**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
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
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

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產

父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仲**

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

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

闕焦循云御覽引南袁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

壬夫書名罪其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

伯首于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穆

叔使鄆人聽命于會故鄆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

于戚**公至自會無傳冬戊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戊

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楚公子貞

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郟聞其見伐

遙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衡案此傳

年傳有我君小子朱儒是使之謫嫌於公自命之故此書公至自晉以明實非公命耳王使

王叔陳生愬我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我陵虢周室

故告愬盟主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

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

之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穆叔

覲郟大子于晉以成屬郟覲見也前年請屬郟故

將郟大子巫如晉以成之衡案巫無公事用私覲禮故曰覲書曰

叔孫豹郟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

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吳子使壽

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

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

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

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夏祭

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

也。然經與過零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零而獲雨，故書零而不書旱。楚人討陳叛故，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

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以盟告廟。衡案：晉以會吳，徵諸侯盟于戚，乃其餘事。故經以會致舉其所主也。杜注未是。穆叔以屬鄆為不利，鄆大夫聽命于會。鄆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於戚會，楚子

囊為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庀家器為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釋文：重如字，又直龍反，中非積德云，無重謂什器各一事無副。

器備專指用器，不謂珍寶矣。珍寶包在乎上文金玉中，不當複言。衡案：釋文重又直龍反，則陸亦解重為重累之義矣。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宋華弱

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

戲也。衡案、調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子蕩樂轡

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楛。衡案、楛械名也，故貫

其頸，亦謂之楛，或據此。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

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陸

云、勝猶當也、堪也、讀若天壓己弗勝之勝、言其不堪、司武之任也、衡案、杜亦以勝為堪、云不足以勝

敵者、說不堪任之意、非訓勝為克也、故下注云、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亦亦華弱是杜以此勝為堪

也、注本不誤、陸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

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

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

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衡案、子罕非司武、雖射其門、亦無不勝任之嫌

而子蕩為此言、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

者、以洩其忿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昔人滅

鄆，鄆恃賂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

滅之。衡案、貢賦、恐不可言賂、下文萊恃謀也、謂賂

備也、傳此言賂、下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

言謀各舉其一耳。狐駘戰，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屬魯，恃

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

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

大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

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之來

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

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

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

城為土山及女牆惠棟云孫子謀攻篇曰攻城之法脩櫓轆輻三月而後成距堙

杜牧云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衡案味傳傳於堞之語牧說為長及杞桓公

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

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

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

來解圍惠士奇云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并楊

姓正名輿子古人名字相配楊倞以子馬為正輿子字是也二年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

牛各百匹蓋其謀也此時黜在下邑故齊師大敗率師與王湫救萊正與荀卿子所說合

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

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

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郟遷萊子于郟國釋文

郟五兮反水或作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

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

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

假事難而城之衡案城費之役起於叔仲昭伯之諂而季氏之僭漸不可制夏又非土功

之時故經直書城費而傳詳載叔仲昭伯之言以釋之
言季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宰所以日衰也傳不略
輕不時者舉重以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災

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

故不書救也鄆鄭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

卒于鄆實為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為

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

而死鄆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衡案春秋書諸侯卒未有如此詳悉者且諸侯不生
名而又名鄭伯是必有故矣今就傳而考之鄭伯多

行無禮於其臣又殺諫臣是必亦無道於其民凡弒
君稱君無道經生名之蓋明其卒實為弒也凡會
盟所以繼好討亂以安其民也鄭伯方如會弒於道
路其臣以瘧疾赴而諸侯為其所欺不能正其罪而
討之何以會為經書曰如會曰未見諸侯曰卒於鄆
所以深貶諸侯也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

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

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王引之云耕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正
月已耕矣二月乃卜郊故曰既耕而卜郊杜誤以

左傳卷十四

春分爲耕時，孔曲爲之說，非也。南遺爲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

爲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欲善季

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

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小

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如

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

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

族，穆子有癘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爲公族

大夫。衡案：石經、宋本、岳本如此。癘本或作廢。阮元

疾字，宋後俗。水多作廢。將立之，代厥爲卿。辭曰：詩曰：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

義取非禮不可妄行。衡案：此亦斷章取義，言己非

不能夙夜，猶女子懼多露，不敢夙夜也。注非。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

其命。言己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

乎。請立起。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

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

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

直之人，與之竝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正義

定本介景皆為大也、衡案定本是也、恤民為德、靖

若訓介為助、下文介福降之、不可通、

共其位、所以恤民、衡案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所暨、靖共爾位、即不解于位、故曰所

以恤、**正直為正、正己心、正曲為直、**正人曲、**參和為**

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

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

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

族大夫、為之師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

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

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竝登、**今吾子不**

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

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

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

禮、陸祭云、下文云、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

委蛇自謂從者也、從順行也、衡案、公登亦登、亦是

得之貌、是也、從與衡對、當讀為縱、譬之草、衡而委

木、縱則順理、橫則逆理、從者謂順禮者耳、**衡而委**

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

逐君起本、衡案、譬之水、版、縱則不折、**楚子囊圍陳、會**

于鄆以救之、晉會諸侯、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

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弑、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為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鄆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

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衡案、言懼立公、子黃以屬楚、陳侯逃歸、鄆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伯

業故朝而稟其多少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
 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
 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
 子狐之子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
 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
 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
 順眾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
 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
 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
 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

行軍之命

衛案翻宋經注本言上有何字非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

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

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

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

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

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昔

人伐我東鄙以疆郕田昔既滅郕魯侵其西界故

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

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矯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矯子

游子子展子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

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

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衡案兆卜

謂繇也作羅譬之鳥絡羅言不能左右如意也多

與羅相韻其為繇辭審矣子駟引之以證謀之多

多違耳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事滋無成滋

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

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

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遂不為害

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

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

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棧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

貴衡案五會之信猶且背之雖楚救我亦將親我

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為鄙邑而反欲

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王念孫云親我無

救我將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

心且欲以我為鄙邑故楚不可從不如待晉也

案子駟云晉師至吾又從之故子展駁之言晉師

至吾又從之是楚親我終無成也親我無成則鄙

我是欲勢之所必至故楚不可從也凡讀書當先

求主意所在乃如此節子駟欲姑息以舒民子展

左傳釋義

卷十四

三十一

知鄒我是欲于展論鄭棄信勢必至此不謂楚有始無終也王說亦非不如待晉晉君

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

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

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

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衡案子展杖信其所見又極明且遠

而五子不從終之五子皆死於亂而子展獨能令終洵有以也子駟曰詩云謀夫

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

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

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也如匪行邁謀是用

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

衆無適從正義鄭玄以匪為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謀遠近也衡案如匪行邁

謀喻不即行其事而空論其是非得失鄭說也是也

善謀也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駟名也乃及楚平

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

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

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陸粲云既云悉則不

取也悉索蓋言盡取以行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

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

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王念孫云郊

對為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云焚成十三

注曰保縣邑小城晉語抑為保障乎鄭韋注並云小城曰保馮亦陵也馮陵重韻不得分為二義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彼注云加陵也馮亦陵也敝邑之

眾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啓跪也

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陸粲云言其傾覆如被翦

斷也衡案言翦斷之以至傾覆國家無所復控告控亦告也民死亡者非其父

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知所庇

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

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之曰

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

一个獨使也行行李行人也釋文个古賀反注同而即安于楚

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

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晉范宣子來聘且

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

子賦標有梅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

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眾士求之宜及其時宜

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

敢哉言誰敢不從命衡案梅實初尚在樹者七分既而在樹者三分既而悉皆墜地

頃筐墜之無復在樹者以喻經時之久故季武子曰誰敢哉言魯必速出師誰敢如梅實在樹者七分

而後盡墜也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地之入也

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

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

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

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

王以為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句也先君守官之

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

廢命欲匡晉君衛案守官如天子之二守之守宣

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句其君子以為知禮彤

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所謂知禮衡案稱

其祖以答季武子勉己之意故君子以為知禮也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

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

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

經誤戲鄭地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

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正義此傳

者以為救火之政耳衛案政國政宋制右師為政

樂喜賢特以司城為政下又有二師令四卿正敬

享之文故傳言此以見救火之令出於樂喜也下文又云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則其所令亦發於火時非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皆素戒也

下文具正徒官庀其司庀武守庀府守之屬皆指其事而言則此司里亦指其事而言之非官名也

謂之司里下文徹小屋塗大屋之屬即其事也巡丈城繕守備則因其帥

里民使之兼掌之耳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番掘具緹缶番簣籠掘土舉

緹汲索缶汲器阮元云掘字石經初刻从手後改

義云其字從手謂以土持物與番共文番是盛土

之器則掘是舉上之物是孔仲遠所據之水从手

不从水必以為柄備水器盆鑿之屬釋文鑿戶暫

是掘非水可也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

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

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表火道火起則從其

所趣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

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正義言具正徒司里

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夫役也司徒令隧正納

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

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衡案諸侯三鄉三隧

也其職掌近郊之事猶周禮隧人之職耳使華閱

討右宮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

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

使樂造刑器亦如之樂造司寇刑器刑書衡案

器則兼指桎梏笞縲之屬不獨刑書也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

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

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

宰也府六官之典令司官巷伯徹官司官奄臣巷

伯寺人皆掌官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

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祝宗用馬于四墉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

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

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衡案天火曰災故杜同之日月食以用牲為非禮然詳考傳意子罕所為盡得禮意不宜獨以用馬

祀盤庚為非禮蓋災雖出於天不知火體所本則謂之災非日月食及水旱風蟲實從天起之類故

古亦有用牲之禮其用馬者馬生於午稟火氣故用之積陰之地以禳火災盤庚遷于亳鄭玄以亳

為偃師偃師宋地蓋在其西晉侯問於士弱弱士郊故祀盤庚於西門之外也晉侯問於士弱弱士

渥濁之子莊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

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

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

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

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陸祭云此獨於鶉火言見人火

言伏於義未盡漢書五行志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據此是二火俱在止納也下文因宋故獨言大火耳劉用熙曰食於心食於味者猶食邑之食謂封火正於火之分野使掌出內之政令非謂死而配食也衛案據傳文因火正或食於味或食於心以出納火故號味為鷄火號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星之分野非配食也下文又云陶唐氏之火正閔伯居商丘祀大火夫祀大火則必有配食之人故漢書五行志云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閔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是也但志以此傳食於味陶唐食於心為配食則失之不考杜蓋襲其謬耳

陶唐氏之火正閔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閔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閔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

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閔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閔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夏季

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穆姜薨於東宮大子官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

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陸彖云：稱董生之說曰：撰著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少，少為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說于姜耳，而杜元凱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衡案：春秋內外傳言八者三，一即此艮之隨，五爻皆變，唯六二不變。筮法以少為卦主，則艮之八義易知也。其二在晉語曰：得貞屯，悔豫，皆八也。蓋連山歸藏之法，遇卦曰：貞，貞如貞，松貞女之貞，故謂不變為貞。之卦曰：悔，悔則改矣。故之卦曰：悔，屯之豫，初九九四六五皆變，六二六三上六皆不變。是豫初九九八而無七，故云八也。韋昭據內傳：蠱之貞，山其悔，風云：內為貞，外為悔。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

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則何獨遺六二六三，其說不可通矣。又曰：得泰之八，下文占之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專依泰象而言之，則六爻皆不變矣。然則不唯陰得少，陽亦得少。泰卦三陰三陽，其數又同，而必言八者，蓋陽動而陰靜，動者之變，乃是其常，靜者之變，則失其性。二易既以不變者占，尤貴陰不變，故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不言七而言八，與

上隨，史疑占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衡

震為足，為動，於位為東，兌為說，內動足而外說，是有出東宮之象。史以卦象占之，故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猶無也。衡案：言無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

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

指言周易以折之、衡案繫辭云、爻言乎變者也、故一爻變、多以變爻占之、二爻變、以上、則以彖辭及遇卦之卦、及內外卦之象占之、此五爻皆變、故史以內外卦之象占之、姜以彖辭占之、意各有取也、又案周易以變者占、二易以不變者占、其意如相反、然試就此艮之隨、而論之、不變者、唯六二、艮六二爻辭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此亦穆姜不出東宮之象也、然則變與不變、其義皆通、所以為神聖之作也、**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正義自幹事以上、與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今我**

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能、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姣、淫之別名、碎頤、煇云、說文、姣、好之姣、言棄位而徒姣、好其貌、不可謂貞、衡案、夫人君薨、自稱未亡人、不復修容飾、避嫌也、穆姜自言棄位而姣、是喜姣、好其容飾、淫於他、可知矣、不言淫、而言姣者、羞不忍言也、**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辯而不德、正義、不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之亨也、衡案、隨順也、無四德、則無所順、故曰豈順也、**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之隨所能

釋文雅苦田反阮元云說文雅字注春秋時秦有士雅

舉不失選

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

衡案方常也

其卿讓於善

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

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正義此

所對故以農為種名其實農是營田之名種曰稼也衡案農穡連讀為義不必分配種收商工

阜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衡案四者賤矣而各安其業言治化洽於下

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曰稟知營

雖將中軍不敢專決必受命於韓厥以為政言其能讓也杜云代將中軍下皆序其讓而此獨舉其

官不倫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

中軍偃將上軍王引之云上之二字上蓋脫中行偃三字此言范匄少於中行偃而

偃以匄為賢讓之使居己上也下文韓起少於樂

而樂而樂士魴上之佐上軍是其例矣若但云上

之而不言上之人則文義不明衡案上文范匄

起少於樂而樂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魴讓

起起佐上軍魴將下軍魴佐之王引之云士魴二

薛人從樂魴士魴而行杜所見本已然蓋下軍將

次於上軍佐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樂魴當佐上軍

矣故樂魴與韓起相讓若士魴為下軍佐位不相

近無由讓上軍佐於韓起也且上文韓起少於樂

魴不言少於士魴則不當有士魴二字衡案詳味

傳文晉侯初擬樂魴佐上軍士魴將下軍韓起佐

之二人皆賢起讓而上之故云樂魴士魴上之

句不言少於士魴者蓋起與魴年相若故不言魴

耳上句既不言魴而魴俱讓而上起則不得

上之上舉二人之名而韓起初擬下軍佐又明矣

左氏之文不可一字移動如此王不能通傳意欲妄刪補其文固哉高叟之為詩也魏絳多

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

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

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

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衡案武城楚邑

在方城北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

宋皇鄭從荀瑩士匄門于鄆門鄭城門也三國從

中軍衛北官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

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

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邾人從趙武

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衡案鄭風

篇云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毛傳云栗行上栗也踐

淺也是鄭表道植栗也上有三門趙魏將攻東門

有踐家室則猶遠於門甲戌師于汜眾軍還聚汜

汜鄭地東汜釋文汜音汎衡案汜水或作汜汜音似水名亦在鄭然與汜自別令

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餼糧餼乾食歸老

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

諸軍疾病息其中肆菁圍鄭肆緩也菁過也不書

圍鄭逆服不成圍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

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
 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
 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
 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
 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
 謀不可以暴骨陸粲云暴骨以逞意與上文相屬
不可以爭意乃屬下言今不可與戰爭當大勞未
息之時君子運謀勞心小人勤事勞力此先王之
法乃今日所當行者明不徒以戰爭為務衡案暴
骨二句申上猶愈於戰之意言若戰勢必至暴骨
以逞不若使楚疲不能戰當今之時不可以
與之爭也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大勞
 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

當從勞心之勞衡案艾艾也故引申訓絕又訓止
息之義矣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
 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駟
 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
 蠆子蟠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門子卿之適子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載書
 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
 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駟趨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聞也大
 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

兩用載書，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

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衛案：晉三分四

伐鄭三分新軍，以其一濟之，上軍下軍伐鄭亦如之。是晉二軍常休，而楚師疲於奔命矣。若三分其軍，各攻一門，其勞逸正與楚同，安能弊楚。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

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

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

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

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

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

五日鄭固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

外邑陰阪洧津

衡案上文門其三門注云晉三分其軍各攻一門此注云晉人三番

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杜不唯不知古歷法

又不知兵法也凡攻城之方諸門並攻則城兵力

分又艱應援若更攻一門各五日所拒既寡兵

力不分何苦之有杜伐吳有功雖非良將亦非不

知兵者而為此迂解者欲以成此謬耳次于陰口而還

年無閏月之說而掩長歷之謬耳

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

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

衛案若敗晉師其怨益深後欲成不可得焉子展有遠

慮故止之非獨守信也下文楚師至于展勸與之

平其意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

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

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

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

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

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也

裸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

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

之廟為祧正義聘禮注云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

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之廟亦以祧言之是尊之意也衡案廟祧之說正義盡之矣蓋廟祧相對則遠廟為祧散則廟亦可稱祧而後儒啾啾互相辨駁今皆不取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

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
 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
 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
 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
 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
 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
 也質主也正義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陸祭云質實也哀十二年傳先主與吳王有質注質盟信也衡案質謂質諸鬼神言陽與之盟而心不質諸鬼神故神弗臨也一說唯有其文而無質實亦通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
 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絜也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卒共王
 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
 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衡案施讀為池復也輸積聚以貸輸盡
 也傳遜云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自公以下苟有積
 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故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
 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所以幣更不用
 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
 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
 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

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

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

地釋文柤莊加反惠棟云柤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

云柤宋地今彭城偃陽縣故城西北有柤水溝去偃陽八

十里東南流逕偃陽縣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

於流謂之柤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

羊注柤鄭地當之其說更誤齊召南云此時楚地恐

尚不及淮地由後邈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

乎杜云楚地由後邈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

傳即陽有柤水即此柤也前志楚國傳陽故偃陽國是

相厚相近偃陽之地既會於柤即滅偃陽耳與鍾離相

近地在宋之東南昭四年傳吳伐楚入棘檟麻楚箴

京相璠說為正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妘姓

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公至自

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

營不書不親兵也衡案師無功秋莒人伐我東鄙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

尊故在滕上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

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

言其大夫戍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

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

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

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

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士莊

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

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九

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

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偃士

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

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營曰：城小而固，勝之

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

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

步挽重車以從師。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

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邾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

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邾邑大夫。仲尼父叔梁

紇也。邾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

門出在內者。正義服虔云：抉，擻也。謂以木擻抉縣

門，出在內者。正義服虔云：抉，擻也。謂以木擻抉縣

以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左執

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正義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孟

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

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偃陽人縣布以試外勇

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

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

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

句請於荀營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

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

也知伯怒知伯荀營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句

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偃陽封向戌

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為亂命衡案言女

勉強從之不許恐女亂我命是以女既勤君而興諸侯

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陸

毅之執守云武守謂武而又欲易余罪衡案易施也延也言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將言爾余羸老也

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衡案羸憊也言余老矣

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衡案說文五

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

左傳卷十四

躬在矢石間，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偃辭，辭讓之。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宋以桑林享君。

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帥也。

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阮元云：宋本淳熙本，師樂師也，作師帥也，與釋文正義皆合。案鄭注周禮地官云：師之言帥也，是也。晉侯懼

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

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

林見，崇見於卜。兆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

宋禱謝，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

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

間疾，差也。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官，謂之夷俘。諱俘

中國，故謂之夷。偃陽，妘姓也。使用內史選其族嗣

左傳輯釋 卷十四 四十八

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

偃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

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師歸孟獻子以秦董

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

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衡案：二父本或作董父，

下文秦丕茲仲尼為二子，秦董父，邾人，紇為二父，

二父以力相尚，事見上文，今案注唯作二父，故云

相尚，若作董父，相字不可通，段說是也。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

于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

城門。衡案：經不書圍，故杜云不成圍，然傳明言圍

經不書圍，傳言圍宋，正所以釋宋以伐告也。晉荀偃伐秦，報其侵也，侵

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

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

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

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

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

皇耳，皇戊子孫文子卜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

繇，繇兆辭曰：兆如丘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

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

蒯獲鄭皇耳于大丘，蒯孫林父子，秋七月，楚子囊

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

聞衡案傳言伐而不言禦而敘之孫蒯獲皇耳之下蓋魯懼而不出故恥而諱之耳還圍

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

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陸祭云宣元年競

傳不競於楚注云競強也今此亦謂鄭師強競大甚耳衡案注是也宣元年傳亦當訓爭競陸說未

是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

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

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昔人間諸侯之

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諸侯伐鄭

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太子宜賓

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

傳從而釋之衡案世子未誓於王執幣帛繼子男之後晉悼方脩霸業喜光媚已輒廢

先王之禮令光列滕侯上失禮之大者也故經直書以貶之而傳詳載其事以釋之已酉師

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

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

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洹司氏

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洹田畔溝也子駟為

田洹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

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

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

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
 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官之朝
 公官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官子孔知
 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
 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
 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子
 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
 於北官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
 子國子為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閉府庫慎
 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

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官子蟠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
 司齊奔宋尉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
 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
 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
 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
 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
 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
 難以至治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
 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

政也。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偏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衛案：虎牢即成臯，漢楚相持於成臯，熒陽之間。隱元年傳：制、巖邑也。皆鄭險要之地。晉嘗城虎牢矣。今又言城，蓋脩之耳。役小，故不書。非魯不與也。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

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釋文：還水亦作環。戶關反。思棟云：鄭氏士喪禮注云：古文環作還。哀三年傳：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皆與環同。楚師不

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苟營，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

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

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

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劉用熙云：猶不之為言均也。不

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苟營不可，曰

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

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箒門，閨寶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箒門，柴門，閨寶，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文閨音圭，本亦作圭。惠棟云：說文引云：箒門，圭，窬，康成禮記注云：箒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玉篇亦引：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作窬，窬與寶同音同物。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

盟不以犬雞

正義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諸言

旄謂尾也陸祭云騂亦牛旄旄牛也山海經曰旄

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爾雅獾牛郭璞注曰旄

足句耳旄牛與牛異未聞用之盟又未聞盟用二

牲陸說非注皆曰世世無失職若箠門閨竇其能

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

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衡案底本或作底

本岳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

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置也言寵臣有罪刑置而

不用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衡案

師旅謂羣有司詳見于文十八年杜以師旅為五

卒為旅五旅為師之師旅故云師旅之長果如其

說傳當言師旅之官吾能無箠門閨竇乎言王叔

不得言官之師旅也

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

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衡案下卑也謂

也七年傳正曲為直言若以伯輿為卑賤而不正

此訟之曲何范宣子曰天子所在寡君亦右之所

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

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

契要契之辭衡案周禮卿士職異其死刑之罪而

要劾實也契券也猶言證言使二人合所相罪狀

不能舉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

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

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惠棟云二傳皆

京城北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案亳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亳無考非也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冬

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

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

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

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

故憂不能堪顧炎武云謂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三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預見之矣衡案杜謂季氏時為魯國之政故以政為霸者之政令今案季文子以五年卒季武子年少未即代父為政蓋此時叔孫為政故季孫欲作三軍先請穆子也且三家各征其軍則霸者之政均及三家而穆子乃曰政將及子若己不與者是政非霸者之政令也顧說可從子必不能者言子將為政增二軍之賦而致三軍之貢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必不能給也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閔僖官之門

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分國民眾衡案室謂貨財三軍出於三鄉無役則征之其貨入公今三家各有其一

故云三分公室也如杜注是三分魯國而魯侯寄食於三家矣今知不然者哀公之時公室益衰然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言則三鄉三隧及公邑之田猶為魯侯之有矣凡傳言分室奪室遺室者皆謂貨財則此三分公室亦謂口賦明矣

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衡案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則國中所有之軍乘盡為三家私有不須別置

家乘故毀之耳此時襄公年十四故季氏使其乘三家能成其私而魯事不復可為矣

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

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

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

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

其父兄歸公、正義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

焉、顧炎武云、若猶或也、邵氏曰、於三分得一之中、

使半為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

謂半也、衡案、此與昭五年傳、同出於一人之手、所

記不容有異、注疏、依彼傳以解此傳、是也、但不解

傳所以言半言盡、故後儒多疑之、今詳傳意、三家

分公室、各私一鄉之賦而已、未敢奪其地、父兄

一家之長、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皆其所存、地既屬

公、則田宅之主、固當屬公、故雖季氏之專、不以役

邑入者、特倍征之而已、不能強使臣己、此事在當

時、其明言使半為臣、為子弟之半可知也、故傳又

申之曰、若子弟若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

兄歸公、是中外一家而取其半矣、則叔孫氏使盡

為臣、并其父兄子弟之、其專甚於季氏、倍征不

以役邑入者矣、此又何說也、邵顧諸人、不知取昭

五年傳以解此傳、其謬勿論耳、杜雖知之、未一

氏所以臣子弟、而不臣父若兄者、以父兄為一

家之主、是以不能解傳所以言半言盡、亦未免隔

靴搔痒也、又案、昭五年傳、先序叔孫、此先序孟孫

者、三家之中、獻子最賢、又不與三分之謀、以季孫

所為為過甚、故取四分之一、叔孫見之、不敢同季

孫、亦不能如孟孫所為、故取季孟之間、而處之、傳

隨其事、先後序之、而三家心術自見、故先序孟孫

也、昭五年傳、則追序之、不復拘事之先後、叔孫半

於季孫、孟孫半於叔孫、先序叔孫、於文便、故先序

叔孫、不然、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

也、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傳遜云、不然

本謀如是、非盟詛也、衡案、舍捨也、此與不入者倍

征對言、言孟孫使半為臣、叔孫使盡為臣、不如是

則二氏督責其民、不捨免之也、不入者倍征、結季

氏之事、不然、不捨、結孟二氏之事、杜傳以此句

為總結、故或以為三家盟詛之本言、或以為三家

之本謀、不知若是盟詛、本謀、三家所為、必同、今叔

孫半於季孫、孟孫又半於叔孫、以此相謀、盟詛、二

氏豈肯從之乎、故知其與不入者倍征對言也、

傳遜云、不然、

本謀如是、非盟詛也、

衡案、舍捨也、此與不入者倍

征對言、言孟孫使半為臣、叔孫使盡為臣、不如是

則二氏督責其民、不捨免之也、不入者倍征、結季

氏之事、不然、不捨、結孟二氏之事、杜傳以此句

為總結、故或以為三家盟詛之本言、或以為三家

之本謀、不知若是盟詛、本謀、三家所為、必同、今叔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

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昔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

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

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

右還熒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

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

七月同盟于亳衛茅亳當亦作京說詳于經范宣子曰不慎必

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

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

毋盭羊、盭積羊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

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

好惡、辨王室、辨助也、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

川、二司天神、正義、天子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

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神

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

斥何神、衡、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

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

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

姓、邾、小邾、曹、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

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正義、服虔云、晉主盟、

定四年、羊、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為、

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

誤、也、衡、案、杜、謂、先、王、先、公、即、七、姓、十二、國、之、祖、故、

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今、案、傳、文、簡、潔、其、詳、

言、者、必、有、為、而、言、之、此、特、舉、神、名、言、七、姓、十二、國、

之、祖、足、矣、何、必、分、言、其、為、王、為、公、者、然、後、始、言、祖、

哉、蓋、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謂、諸、蓋、以、上、至、不、室、

先、王、後、公、者、以、尊、且、近、者、為、主、也、盟、詞、有、辨、王、室、

之、語、故、先、言、先、王、先、公、然、後、及、十、二、國、杜、注、是、也、明、神、殛、之、殛、誅、

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楚、子、囊、

乞、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

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

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

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大

宰石臬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

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衡案綏安也安居不動

威相復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攝如字又之

非也涉之音是也攝與躡同懼也謂武震以畏懼之也

凡懼謂之攝使人懼亦謂之攝字通作攝史記刺

客傳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

之荆軻出蓋聶曰是宜去不敢留吾曩者目攝之

目攝之謂怒目以懼之也韓詩外傳曰上攝孤之

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並與此攝字同義

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

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

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

石臬為介故不書衡案生民之害唯戰為甚兵交

此禮以冀蘇斯民豈止示整而已哉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

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皆在焉而

晉獨與鄭盟又各使大夫與彼君盟為盟小故經不書非不告也十二月戊寅會

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衡案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前公毅亦同竊謂左氏經此二句蓋在執良霄之

後今在其前者後人依公毅經誤錯之耳自秋至

冬經歷序諸侯之事不復書時月非褒貶所關也

秦人上始言冬者既與上異事晉人又必來告故

言冬以具四時耳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不相

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

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

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

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

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

觸懼觸觸皆樂師名廣車輓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廣車輓車皆兵車名淳耦也正義鄭玄云廣車橫

車屯守之車也射禮數射算二凡兵車百乘他兵

算為淳一算為奇是淳為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

車及廣輓共百乘正義徧見服本皆淳十五乘則

輓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輓十五乘更以他兵車

七十乘增輓廣共為百乘耳臧禮堂云杜訓淳為

耦耦為十五則三十乘故下云更以他兵車七十

乘共為百乘是杜本當作淳不作輓也衡案廣輓

以別之耳百乘輓廣之外別有百乘歌鐘二肆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正義周

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

之二十八十六枚而在一虛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

謂之肆衡案縣必有編鐘編磬傳云二肆則有編

磬可知矣傳言歌鐘者舉重而言之以便文耳杜

以此言鐘下言磬謂此有鐘無磬不知傳言二肆

故省磬以便文下磬連鐃言之鐃大鐘則磬亦大

磬非編及其鐃磬鐃磬皆樂器衡案鐃磬屬歌

樂二八十六人衡案所謂鄭聲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

子教寡人和諧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諸亦和也釋文九

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鄆八年會邢
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祖又伐鄭成虎牢十一年
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君之靈也案衛

靈之為言威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

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

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

邦殿鎮也衛案足利本淳熙本闕本音作只與詩
合只助語字樂只謂其心和樂作旨者

同音假借注云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則杜本作旨矣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

所也衛案同聚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

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

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信以

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衛案四之字並指
德而言不義不能

以處德非禮不能以行德無信不能以守德厲如
秣馬厲兵之厲謂磨厲其德四者皆所以用德而

樂其本也故下結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

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

居安思危逸書惠棟云周書程典曰於安思危於
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

思行不備無違嚴戒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

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衛案待備禦也言
絳不和戎彼必來

侵無他兵以備禦之夫賞國之典也藏盟府司

左傳卷十四 三

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

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云禮無大夫有功則賜樂之文杜順傳為說耳衡案傳言禮則古必有是禮蓋當時卿大夫奢僭無度或有不待君命而用金石之樂者唯絳辭不得命而後用之故傳言禮耳秦庶長鮑

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

已屬晉無所救馬宗鍵云劉劭爵制曰秦爵十爵爵為大庶長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

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

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

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

也

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晉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

縣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晉邑夏晉

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

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晉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

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

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

夢吳子之號錢大昕云經言乘傳言壽夢乘壽皆齒音當讀如疇與乘為雙聲夢古音

莫登切與乘為疊韻併兩字為臨於周廟禮也周

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牙於此

臨於周廟禮也周

臨於周廟禮也周

臨於周廟禮也周

臨於周廟禮也周

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

曰禮。衡案：禮者釋臨於周廟，故下引異姓以下以

禮。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

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

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衡案：九族上

玄孫，又與我同高祖者，謂之族。兄

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

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

共祖周公。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

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

地名楊梁。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

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

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

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

姑姊妹，正義釋親云：父之姊妹為姑，樊光曰：春秋

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姊妹，若

父之姊為姊，父之妹為妹，列女傳：梁有節姑

入火而救兄，于是謂父妹為姑，妹也。衡案：如樊

說：姑自己稱謂之姊妹，竊謂姑而年長於己，謂之姑

之稱，恐非稱謂之道。竊謂姑而年長於己，謂之姑

姊，年步於己，謂之姊妹，如此則姑姊妹皆自己稱

之，且若父之姊，其年已長，天子求后而以此對之，

非人情也。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

樊說，恐非。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

劉夏逆王后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禮之、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左傳輯釋卷十四終

彥根

澀谷啓子發成瀨簀伯功

校字

